

荆歌打电话来说，我有把弦子忘记在他那儿，怎么还给我？我说送给你了，好好练习评弹，再过几年小说写不动了，就读书去。荆歌说，不来事的。我说肯定行，你有这方面的潜质，你将来说书的成就在文学和书画之上的，我看好你哦。

我这样说，并不是空穴来风，多年之前，荆歌就有讲段子的爱好，大家一坐定，他三下五除二地开讲，有一阵他在北京学习，京城地盘大，南来北往的朋友多，交流的机会也多，后来回到家里了，大家交流的机会少了，热情也减了，再碰头的时候，问寒问暖一番，荆歌突然说道《笑林广记》里有一则故事真不错，然后就讲述起来。这真让人感动，他已经完成了从自发向自觉的转换过程，已经从“荆段子”变成了“段子荆”，怎么说呢，“荆段子”是一般爱好者。“段子荆”就是江湖上有名头的人物了。

因此荆歌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，有话的时候要说，没话找话也要说，有乐趣的事要说，没有乐趣创造乐趣也要说，其实说白了说话就是

家中有张俄罗斯歌曲CD，一直没听。俄罗斯歌曲这几字，似象征了一个时代。有人说，那个时代是愚昧的时代，被玩弄的时代，人都显得傻乎乎。这概括是否准确，不谈，只觉得，那个时代已离很远；而就歌曲，我更喜欢现代西方的。现代西方歌曲多起伏，多变化，或如一位朋友所说：“More feeling”，相比之下，俄罗斯歌曲毕竟简单了些。



游子吟（中国画） 黄雨金

幼儿园放寒假了。可爱的外孙女像放飞的小鸟，冲出了幼儿园的门，甜甜地喊着外公，向我扑来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她仰起头，习惯性地会问我：您今天给我带来什么好吃的吗？我估计她饿了，早有准备，给了她一小包“来伊份”的牛肉粒，她津津有味地吃完。然后，撒娇般一定要我抱她回家。她在我耳边轻声轻气地问：外公，你带我去看大海的船票买好了吗？

买好啦！我故作神秘地回答。外孙女从小和大自然亲近：见天下雨，一定要穿上她那双漂亮的红套鞋，专拣大大小小的积水处趟着水去幼儿园；见到蓝天白云，她会赞叹：白云多白呀！太阳公公给它洗得多

荆歌如歌

陶文瑜

他最大的乐趣。荆歌说话的时候，我是一个听众，每一次听着听着，我就不由自主地生出感慨，我觉得他真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，他要生在明朝那该有多好啊，这是一种对他自己和我們大家都有利的活法。

明朝是一个评话行业如火如荼的时期，那时候评话是大家主要的休闲娱乐吧，荆歌肯定是如鱼得水，而且还不是白说，还能挣到一份相当可观的养家糊口的钱，当然那是一个三妻四妾的年代，荆歌从书场里回到家里，见到济济一堂的家人，又忍不住打开话匣，他甚至不知道哪里是书场哪里是家了，他只有在深夜时十分遗憾地想道，真可惜啊，大家要睡了，要不我明天再讲吧。

为了常说常新，为了评话水平的进一步提高，他就自觉地不断地

写一些本子，当时的书商，就自然而然地将这些本子刻印出来，这一些本子，和《三言二拍》之类的书籍一起，放在书柜上，并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这样的话，我们不可能有荆歌这一位朋友了，我们只能到曲艺节的时候，在有关领导的讲话中听到荆歌的名字，有关领导说：“评话事业源远流长，当年有柳敬亭、荆歌等一批评话艺人，现在又有谁将评话发扬光大。”

再回过头来说小说，我对于小说，是一种很江湖的读法，就是拿到作品并且顺利读下去，而且下一回看到这个作家的名字会有所期待的，这个人就是优秀小说家。在我的心目中，荆歌是我有所期待的作家，因为他真的写一手好小说。但不是荆歌所有的小说我都喜欢的，话要这么说，凡是进入他说话状态的小说，都在我喜欢之列，我觉得类似这样的小说，就是收音机，所以读荆歌的小说，就是听纸上的广播书场。

长们臂膀上的标记。要说有一点具体的话，大概是我哥哥姐姐们脸上的神情。他们的神情中透出的是一种朝气，一种正气，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。五十年代，哥哥姐姐们正是小学生，中学生，正处于简单的充满热情的年纪。

那时，尽管我还小，但俄罗斯歌曲已在耳中“飘”得很熟。熟悉的俄罗斯歌曲不少是小合唱，唱得异常整齐，进行曲味道很足。哥哥姐姐们的神情，稍有不同的，是这样的神情中多了一丝对过往岁月的怀念，多了一丝淡淡的甜蜜的伤感。常常，一支歌完，两人互望一眼，没有语言，不需语言，眼神中各有一份感叹：“那时候，唉……”

也就是两天后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就是借我CD的那位朋友打来的，也是位作家。朋友开头就说：“你有空吗，很想跟你聊聊，可以吗？”觉得奇怪，我只说：“当然可以。”朋友说：“这两天我疯了，一刻不停地听你借我的那张CD。这些歌都是我非常熟悉、非常喜欢的。我什么都不能做了，只是听，一遍遍地听……心里难过极了……”说到这，朋友说不下

去了，接着，电话里传来了啜泣声。我一时慌了手脚，不知如何应对。好一阵，电话那头才又重新传来声音：“我觉得，我失去了许多东西，都是很美好的……”今天的人，对于那个时代的“含意”也许不再那么关心，也没人刻意为自己在那时代中的形象定位。随着时间的消逝，许多东西都已消逝。然而，那个时代中，人们曾经有过的纯洁、真挚与热忱，却已像金子一样积淀于心。这份真情，这份美好，是每个经历过的人都珍惜，眷恋，向往的。

看海去

陆海光

当时都给中国国家都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海军上校特拉普对7个孩子军事化般的严格教育，使孩子变得刻板而谨小慎微；而玛利亚把7个孩子拉进自然，采用温柔快乐的教育，使孩子们又回归童真，充满创新活力。

巨大的邮轮拉响一长声汽笛后，缓缓驶离了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。我们订的是第8层，4人阳台海景房。入住放行李后，外孙女便迫不及待地要我抱她去阳台看海。

“外公，我们坐的是轮船妈妈吗？你看后面的船好小哦！一定是哥哥或妹妹吧？”

日子总是一天一天过的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。很难做到每一天都精彩、都丰沛、都圆满。人，总有放逸的时候、别扭的时候、昏头的时候。

状态好的时候，一天很安静，可以写一篇长篇或者两篇千字专栏；也有坐在电脑前，一整天写不出一个字的时候。都是自己的一天，都要认。自己的一天，别人抢不去，自己也会丢不掉，好的糟的，都揽下。确实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对谁都一样，你以为飞一趟欧洲，可以赚十多个小时，放心，飞回来也就偿还了。欠下的，总还要还。

时间是公平的，但也不公平，有时候一天不是二十四小时，可以长于百年；有时候，一眨眼一天就过去了，我们还有个心理时间。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《尤利西斯》洋洋洒洒一千多页，也就是一天中发生的事。很久没看希腊大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了，近日翻出他的《永恒的一天》，电影里的一天道尽了老诗人的一生。“最近我与世界唯一的联系是对面的陌生人，他以同一首歌回应我。他是谁？是什么样



去了，接着，电话里传来了啜泣声。我一时慌了手脚，不知如何应对。好一阵，电话那头才又重新传来声音：“我觉得，我失去了许多东西，都是很美好的……”

今天的人，对于那个时代的“含意”也许不再那么关心，也没人刻意为自己在那时代中的形象定位。随着时间的消逝，许多东西都已消逝。然而，那个时代中，人们曾经有过的纯洁、真挚与热忱，却已像金子一样积淀于心。这份真情，这份美好，是每个经历过的人都珍惜，眷恋，向往的。

的人？我本想去找他，又打消念头。与其知道，不如想象。

有时，一整天在家听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，（偶尔也听王健的版本）；或者一整天反复欣赏王吟秋的《锁麟囊》，“怕流水年华春去渺”；再或者，放一部小津的老片子，看看原节子的如花笑靥或眼角含光。但有时，一整天抱着小平板（iPad）躺在床上

一天

何华

看一部无聊的情爱（不是爱情）小说，到了中午，随便吃一碗快熟面，告诫自己，下午干点别的吧，没用，下午还是抱着小平板躺在了床上，继续看，带着郁达夫“沉沦”的自责。初一是一天，十五也是一天。若在老家合肥，会陪母亲去明教寺，在新加坡的话，就去居士林或双林寺。我不敢说自己多么虔诚，只是觉得人其实很脆弱，也很懒散，需要一种力量，提醒自己：举头三尺有神明。要有敬畏心。

人也应该悠闲，必须

有次接到中学同学的一个电话，她一开口就说，知道你在家，所以给你打个电话。我奇怪，你打的是我的手机，又不是座机，怎么知道我家？她说，你看微信运动呗，你今天没走几步路，肯定在家呀。我一惊，你够心机的呀，打个电话还要先刺探我行踪，用的，居然就是我手机里的微信。

一般来说，在微信上，我是有点洁癖的，打扫微信比打扫房间勤快多了。只要打开微信（一般关闭），哪里出红点了，我一定要点开看一下，有意思的就看，有用的就收藏，无聊的就删。

可是有些微信群里总有些特别无聊的人，天天问好，从早到晚，一天早中晚保证问三遍。再不，就来些各种没营养的转发，劝也劝不住。于是，我就只好受累，天天打扫，天天删。

尤其到了逢年过节，特别是像这种春节，从小年夜开始到元宵，就有人天天变着花样各种问候，不回不好，回吧，我都看得这么无聊，删得这么辛苦，换位思考，人家也一样啊。但少不得也得转点发点，免得被人家怪我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其实吧，关系真正铁的，要发就发干货，这类混乎乎的问候反而很少，或者根本不需要。

这删微信的活，虽说花力气，可花工夫呀！可见那些天天问好，天天各种无聊转发的朋友，他们这一天到晚的，活得有多闲得慌呀！

但微信上有一个地方我极少打扫，就是那个微信运动。其实每天那里都有十几至几十个朋友给我点赞，哪怕那天我的运动记录才走了几步，居然照样有那么多的点赞。我的天！你说，这是不是真爱？

为什么微信运动我不点，因为每次点开都让我汗颜啊。很多朋友，每天随随便便就走个一万多两万步，对比之下，你说这让我怎一个羞愧当得了得呀！

有一句话，传遍全中华：要健康，管住嘴，迈开腿。

不多说了，为对得起天天为我点赞的朋友们，人家有狗遛狗，咱没狗就出去遛个手机，顺便混淆下视听，让我的行踪，从此飘忽不定。

对了，那些没事闲得慌的朋友，请你们没事也有狗遛狗，没狗就多遛遛手机，这与你的健康有利，当然，与你的朋友，也有利。

